



魏明伦◎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钱钟书破例：“魏明伦的文章写得好！”
李敖自谦：“还是四川来的魏明伦为大！”
余秋雨惊叹：“魏明伦给我的喜悦与激动，
首先是他的创作状态！”

目录

“三星堆”外又一“星”	
——《魏明伦随笔选》序一周祿正	
魏明伦笔法	
——《魏明伦随笔选》序二廖全京	
杂文如戏，“戏”说杂文	1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5
蓉城遇丁聪	7
威海忧思	12
蓬莱乌托邦	18
工人群众等于几	23
生不入志，活不入祠	28
牛棚读板桥	32
奇奇怪怪的四川人	48
悲愤投“海”，佯狂经商	55
笔答《南腔北调》	66
“中华影星”在倾斜的天平上	76
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	82
无刺的相声	90
乱点群星谱（二十一则）	92
龙马猫鼠论	102
高龄与妙龄	104
明星足球队	107
时评与华表	109
民谚也是格言	111
可悲的“半边天”	115

醉写孙月霞	117
盲 马 泪	123
新诗审美嬗变说	128
啼笑江湖素描图	133
川剧恋	139
振兴川剧意识流	143
苦吟成戏	146
一戏一招	150
“荒诞川剧”的称谓	152
多存芝麻好打油	154
转益多师是我师	162
“这一个”秀才	173
再创造是改编的关键	
两个“中国公主”	183
美哉，丑贼	191
修订版编后记	203

“三星堆”外又一“星”——《魏明伦随 笔选》序一周祿正

四十几年前，初读明伦作品，觉其灿若春花，皎如秋月，不乏神来之笔，时有惊人之语。暗忖胸中无大丘壑，腹内无大学问，何能作此华章美文？及至订交之际，始知阳春白雪并非出于雅人高士之手，魏家子弟亦非宿耆鸿儒，只不过年龄略长于我之瘦弱青年。奇哉，学识不亚大学文科生，但学历只有小学三年级，是一个拿不出任何文凭的文人也！他才高何止八斗，学富不过两车：数理化一窍不通，风雅颂倒背如流。又是一个知识结构上之“畸形儿”也！对此异常之人无

以名之，姑且戏称为“鬼才”。

韶华易逝，人生易老，不知不觉间彼此皆年过花甲。天道酬勤，历史对魏明伦如此多情：无形时光被其用“魔术之手”一一凝铸为有形成果：或竞演于舞台，或铭刻在石碑，或散发出油墨馨香，或传诵在人们欢声笑语中……魏明伦本人在戏剧界、文化界的成就与名声，更是今非昔比，峰峙岳立，卓然大家。匪独“鬼才”二字不足以形容其人，即使用“天才”、“人才”等语亦难概括其全貌。但套用收入本书之一篇文章标题，却可做到实至名归：魏明伦者，“奇奇怪怪的四川人”也！

奇奇怪怪之一：“量变引起质变”，人所共知之至理名言！今之所谓“大家”者，作品动辄以百万字计。故在介绍其人其事之际，常以著述字数多寡衡量成就大小。魏明伦作品却从不以量见长，总是以质取胜，因其深知板桥一句“一枝一叶总关情”，胜过乾隆万首御制诗。屈指细数魏明伦剧本杂文散文碑赋等各类作品，每种尚未超过百篇。绝非字字珠玑，近乎篇篇锦绣；著作未能等身，精品居然盈篋！读者如若不信，翻阅本书便知。

奇奇怪怪之二：魏明伦作品特色极其鲜明，倘若编一中国文选大系，遍收当代诸位名家作品，作者概不署名，但何篇为魏明伦所写，读者极易辨明。每读魏明伦文，仿佛置身“三星堆”遗址，亲身体验远古蜀国文明奇奇怪怪之处：与传统中原夏商出土文物面貌迥然不同，却又足能与之分庭抗礼。一饰一像，神秘诡异；一器一尊，变幻迷离……魏明伦之作品，常常具有类此说不清道不明异常反常的艺术魅力，读之令人浮想联翩而又心灵震撼。

奇奇怪怪之三：按照魏明伦天赋才华学识见解，尤其是编剧能力之强，若去追逐当代文艺界之热门焦点，何患不呼于强者之林，成为一株众所瞩目之参天大树。偏偏其志趣不在于此：小说一概不写，影视鲜有所作！在他人看来，是倚旁门走偏锋烧冷灶吃独食，似乎愚不可及，但魏明伦却甘做此类“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之事：人弃

我取，苦恋“夕阳产业”；严防死守，杜绝“水土流失”。以指挥作战借喻作文：遣词造句即调兵遣将。魏明伦长处或不在阵地战运动战，而在游击战地道战，偏爱绝地反击，最喜突出奇兵。当戏剧不断滑坡，跌入低谷，步入漫漫“熊途”之时，魏明伦剧作却走出与整个大盘完全背离之曲线：不仅筑底反弹，而且连拉“涨停”，屡创新高，为振兴川剧立下头功。当杂文处于动辄得咎，举步维艰之秋，魏明伦大胆捧出一束束奇异花木，其中有带刺玫瑰，无花蔷薇，虎爪蟹须仙人掌，火辣亮红朝天椒……给人以意外惊喜。在碑铭濒临绝响，“洛神”罕见其踪之际，魏明伦继“引诗入戏，融戏入文”之后进而“诗戏入赋”，推出一个个倾城倾国绝色姝丽！美文如美人，却绝不是君临天下武则天、百媚俱生杨贵妃、娇喘微微林妹妹，而是擂鼓杭金梁红玉、漱玉流芳李清照、掣鲸屠龙吕四娘！……清词丽句，为其霓裳羽衣；警言妙语，为其玉肤雪貌；深情新意，为其舞德风范；奇思逸想，为其侠骨柔肠！说来凑巧：魏明伦既有川剧剧本、怪味杂文、变体碑赋“三星高照”，因而将之喻为其多种文体中“三星堆”，想来亦无不可！

魏明伦之“三星堆”虽大妙，亦小有憾焉！盖因剧本必受舞台演出之制约，远胜于戴着镣铐跳舞；碑赋常受约稿者要求之束缚，直似肩负重物在平衡木上做高难度翻腾动作；杂文易受时局大势之局限，如同戴着口罩作深呼吸。虽然才大者可不拘一格，但凡做命题作文，总难自由发挥、纵情挥洒。而散文随笔则为其提供更广阔天地，可谓魏明伦之“三星堆”外又一“星”！在此相对自由之“星球”上，魏明伦或纵论天下，臧否古今；或鼓吹民主，睥睨帝王；或针砭时弊，感叹旧事；或批判浩劫，抨击腐败！或话说平生，剖析自我；或海侃川味，回眸乡情；或反思文学，畅谈艺术……我首先推荐这次修订本的五篇长文《鼠年笔记》。还想推荐其中可能被读者忽视的那些说文谈艺篇章。譬如：他在二十几年前动笔之际未曾想到发表，更能直言无忌的读书笔记《牛棚读板桥》；又如以戏剧手法表述创作意图的奇

文《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更有演戏体会，看戏观感，兼对个人从艺从文过程的自我总结，如《美哉，丑贼》……。此类文章，在艺术性上或许不如魏明伦苦吟剧本杂文碑赋那般呕心沥血、精雕细刻、千锤百炼，却也绝非即兴发挥、率意为之，依然保持着魏明伦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之一贯作风，而其内涵丰厚，寓意深远，绝不在其它文体之下。有些甚至更能充分表现魏明伦“招招不离人间烟火，时时关注世上波澜”之忧患意识；更能反映其“爱国而不忠君，喜新而不厌旧，趋时而不媚俗，曲高而不和寡”之逆向思维。加之这类文章篇幅可以更长，因而魏明伦燃犀烛怪、探幽发微、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之本领更能充分发挥，叙事详尽且说理透彻，逻辑严密而形象生动，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信服折服。读者如欲领略魏明伦作品艺术魅力，了解其人生轨迹，伴其步入艺术殿堂，收入本书《笔答〈南腔北调〉》，以及这次修订本增加的《杂文如戏，“戏”说杂文——答〈杂文选刊〉》更是不可不读。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魏明伦走向成功的诀窍：“戏剧”“文学”，尤其是“政治运动”，此三种“童子功”，是其成功之牢固基石；“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现”之“三独精神”，是其成功之坚强支柱；“语不惊人死不休，戏不抓人死不休，情不动人死不休，理不服人死不休”之“四个不休”，是其成功之明确目标；而“苦吟成戏，创造成瘾”之“两成”，则是其成功之可靠保证。

六十年来一轮花甲，历史雄辩证明：魏明伦已从“奇奇怪怪的四川人”中脱颖而出。其它姑且不论，仅其川剧剧本所达境界，便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览古今文坛：魏明伦较之唐诗中李太白、宋词中苏东坡、新诗中郭沫若、小说中巴金老等等川籍大文豪，当然是绝顶在前，高山仰止。这种差距，不仅由于魏明伦个人天赋学识不及前辈川籍文学大师；更重要的原因，是客观环境不同所致。上述诸家所处之时代，其文体属于当时中国文化主流，且值生机勃勃之早春，大手笔挥动便能震惊四海，影响天下，开一代诗风文风。而魏

明伦所擅长之文体已到更年期，甚至垂暮时，远非当代文艺之主流热点，纵其能集诸葛亮之智关云长之勇于一身，也绝不可能确保其“蜀汉江山”，更遑论“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矣。如川剧者，而今可谓危在旦夕，且其兴衰与魏明伦一人之息息相关。如魏明伦一旦封笔，不知后继者在何方兮！愚钝曾戏嘲其为川剧界中“末代状元”，但愿不会“不幸而言中”。故虽有长者马识途先生对魏明伦寄以厚望：盼其成为“莎士比亚”，而魏明伦终期期以为不可。盖因其善审时度势，不乏自知之明也！但魏明伦纵不能成为“莎士比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价值依然不容小觑。恰如“三星堆”遗址与众多中原华夏文物各有千秋一样：“巴蜀鬼才”魏明伦作品所具有独一无二之艺术特色，也足与当代中原文坛大家相媲美。在此种意义上，魏明伦与“三星堆”虽有“小星”“大星”之别，却可与之并称为当代四川文化领域之“双子星座”。故此，又何尝不可将其魏明伦本人喻为“三星堆”外又一“星”乎！

身为四川人，应该为“三星堆”感到自豪！

作为老朋友，理当为魏明伦感到骄傲！

2004年初春完稿

2008年初冬修订

魏明伦笔法——《魏明伦随笔选》序二廖

全京

上世纪八十年代，魏明伦以戏曲成名于前，以杂文轰动于后。加之兼写变体骈文（有人称之为碑铭体杂文），可谓左手杂文，右手戏曲，左右开弓，三箭齐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推出了九部大戏，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演绎了一番魏明伦笔法。

古人有文笔之称，亦有文与笔之辨。文笔原指一切文辞、文体，

后来，将文与笔加以区分。按刘勰的说法：“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笔法，自然就是指写作无韵之文时的方法或技巧，如起止提炼、抑扬顿挫等等。本文提出的笔法这一概念，既参照古人的说法，又不拘于古人的意思。所谓笔法，包括非韵文的写作技巧，还应包括非韵文作者的精神状态。具体到魏明伦，这种笔法的概念，则不仅指他的写作杂文的方法，还指他写作杂文时的心境。而且，魏明伦笔法，不仅是一种非韵文写作技巧，还应是一种将韵文写作的神髓引进非韵文写作的技巧。不要忘了，写作杂文的魏明伦，同时是一位戏曲写作者和变体骈文写作者。

魏明伦笔法贯串着一种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反叛。这里所说的反叛，是一种精神取向、精神向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置身其间的人，各有各的精神向度。当八十年代后期，魏明伦应《人民日报》之约开始写作“怪味杂文”时，人们就发现并惊叹于他的尖锐、大胆、泼辣。尖锐也好，大胆也罢，凡此种种，都是一种与那个时代合拍的精神状态的表现。那种精神状态就是反叛。反叛源于不满。同是生活于八十年代，同是出生于四川的青年诗人骆耕野，写过一首诗，那题目就叫《不满》。不满，作为人类精神状态渴求的一种表现，它包括对现状、对潮流、对权威，以至对文明、对传统的不满。人类为什么会有诸多不满？罗素说得很清楚：“历史使人意识到，人类事务中没有定论，不存在静态的完美和将被我们得到的最高智慧。”魏明伦写作杂文时的那种“说大人则蔑之”的精神状态，正与这种认识相通。

魏明伦的不满，首先的也是根本的，是朝向当代社会生活中若隐若现的存在着的封建、愚昧和腐败。封建思想、愚昧行为、腐败现象，三者都是专制主义孕育的怪胎。他写于1988年的《毛病吟》、《雌雄论》、《半遮的魅力》，堪称三支犀利的投枪。他提出的“反封建大功告成否”的质疑，至今警策人心。九十年代初，他又以一篇《帅才不及帝王术》和它的附录，再次敲响警钟。到新世纪揭开帷幕之后，眼看一些人沉醉于帝王崇拜和封建权谋权变的叙事潮流，迷乱

于五彩斑斓的消费泡沫、娱乐泡沫和奢侈泡沫，魏明伦第三次用警世的钟声打乱了浮华的舞步：在《劝君少刺秦始皇》一文的最后，他坦率地说出：“中国的前景必须彻底抛弃帝王术，促成张良风骨与华盛顿精神的结合。必由之路，岂有它哉！”在《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一文中，清醒地提出：“过早称盛，恐不利于全民增强忧患意识！”请注意总题为《鼠年笔记》的五篇杂文，尤其是其中的《威海忧思》、《蓬莱乌托邦》、《工人群众等于几》三篇，处处透露出一种因腐败现象而引起的焦灼情绪，处处流溢着一种中国平民的草根情怀。上述魏明伦的有代表性的杂文，都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关。精神是自由的，精神本身就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魏明伦的杂文显示出他虽然身处琐细的日常生活中，但他的精神显然生活在别处。这样一种精神生活，显然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信条能够束缚它。

魏明伦笔法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戏”说。此“戏”说非彼“戏说”。从小被梨园始祖“太子菩萨”“摸了脑壳”的魏明伦，爱戏，懂戏，及到提笔为文，便有意识地将“戏”的因素引入文中。这就是魏明伦的“戏”说，而非某些港台和大陆影视从业人员嘻说历史、恶搞历史人物的“戏说”。“戏”说者，引戏入文，杂取诸家之谓也。戏曲，尤其是川剧，讲究命题。或举一反三，或境生象外，或收放均淋漓，或雅俗皆上口。魏明伦对自己的杂文命题所下的功夫，绝不在对自己的大戏命题之下。既简洁、含蓄，又尖锐、泼辣，如《毛病吟》、《雌雄论》；鲜明、真诚、率直，如《帅才不如帝王术》、《生不入志，活不入祠》、《悲愤投“海”，佯狂经商》；出入骈体、题似韵文，如《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寻找关汉卿，呼唤成兆才》等等。正是：标题如剧名，长短皆有魂，一字安停当，满台活气生。戏曲讲究结构，所谓“起伏转折，独辟境界”（孔尚任），所谓“编戏有如缝衣”，“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李渔），说的都是戏的结构，或称布局。魏明伦深得个中三昧。他的杂

文重在营造——营造意境，营造结构，营造氛围。试读《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寻找关汉卿，呼唤成兆才》、《台湾会柏杨》、

《蓉城遇丁聪》，尤其是《悲愤投“海”，佯狂经商》、《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工人群众等于几》诸篇，其中曲折回环、山重水复，起于惊、发于叹、隐于忧，转于喜，结于思。夹叙夹议，水起风生，令人掩卷之后惘然良久。你不能不承认，结构在这里发挥了戏剧之神在舞台上的作用。戏曲讲究辞采。在川剧创作中，魏明伦继承了历代川剧作家重视文学性的传统，他又把这种传统嫁接到了杂文创作之中。他的唱词写得好，便将这种写唱词的功夫引入到杂文写作，使他的杂文更显得灵动跳脱，别具一格。而这种功夫的获得，则与他自幼攻读古文、从小熟悉戏文、坚持学习民谚分不开。《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大约是他最早引起从学者钱钟书到广大读书人注意并喜爱的文字。撇开他挑战权威、辩才无碍的气度和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透辟不论，仅仅看此文的辞章与文采，就显得英气逼人，有唐宋文言的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有两汉骈文的工稳对仗、掷地有声，还有现代白话文的调侃、幽默、犀利、流畅。见诸报端，自然不胫而走。

魏明伦笔法，演绎的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有着“文革”情结，即以巴金为代表的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情绪。魏明伦表示，他最响应的，就是巴金倡议的这件事。他的名著《巴山鬼话》，从头至尾念兹在兹的就是一件事：不忘“文革”、反思“文革”，不让“文革”死灰复燃。你不妨将这本杂文集读作知识分子心灵的镜像。书中的反封建、反愚昧、反腐败，都是反专制、反“文革”的精神延伸。说它是心灵自传，还因为它实际上记录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史。他的焦虑，他的彷徨，他的痛苦，他的内心冲突，历历可见。一篇《悲愤投“海”，佯狂经商》，看似自我调侃，嘻笑怒骂，里面却有几多强咽下的酸楚、犹疑和悲慨。魏明伦将内心世界

向世人敞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氏杂文随笔为我们状写了理想中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真理、正义、良知的感召，勇于斥责腐败、敢于反抗权威，乐于保卫弱者，更乐于解剖自己。从这本精神自传里，我再一次读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这就是魏明伦笔法的价值。

2006年7月10日

杂文如戏，“戏”说杂文

——魏明伦答《杂文选刊》

记者：魏先生，您好！您童年失学，九岁唱戏，一生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剧作成果累累，海内外公认您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戏曲作家，但据网络传闻，过去曾经有许多人议论：“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这个话题是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您自己怎么看？

魏明伦：我一生与戏剧结缘，也与杂文结缘。乳臭未干就萌生逆向思维，或称“反动思想”，从小养成杂文瘾，十六岁陷进“阴谋”。主要不是写戏剧惹的祸，而是写杂文遭的灾。《台风篇》、《乱弹琵琶》、《鸣后之鸣》等杂文处女作一露头就获罪，坑了我前半生。熬到改革开放，时来运转，写戏成功。1988年初，国家三令五申“振兴戏剧”，因本人戏剧成就特优而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不受抬举”，早已戒掉的杂文瘾，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之后复发了。居然不顾既得利益，冒险推出最“敏感”的杂文系列：

《毛病吟》、《雌雄论》、《半遮的魅力》、《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文学与自我》、《三终于三》、《〈河殇〉有幸谁不幸》……当即引起文坛、官场、社会上强烈反响，争议双方的阵容上升到政界高层去了！那股热潮，真不亚于我的剧作《潘金莲》旋风。因此，巴老、夏公、萧乾、吴祖光、华君武等老前辈不约而同有过类似的话

题——“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记得有一次《人民日报》聚会，柯灵、唐弢、秦牧、严秀、戈扬、文再复与我一同到场做客。该报副总编范荣康又提出上述话题，于是媒体闻风报道。二十年前老黄历了，不料至今还在网络流传（抱歉，我是“网盲”）。二十年来，我只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大力提倡振兴戏剧，从来没有听说官方正式提过“振兴杂文”。每当风吹草动，我的戏剧无恙，总要“审查”我的杂文。大抵是以戏剧之功，补杂文之“过”。若问魏氏戏剧杂文哪样第一，自我调侃：获奖尝甜头戏剧第一，惹祸吃苦头杂文第一。

记者：可是您并没有就此中断杂文创作。九十年代中期又出版《巴山鬼话》。这本杂文集子在深圳“优秀文稿竞价会”上轰动一时。您的序言写明“《巴山鬼话》想必不会重复《燕山夜话》之厄运。”魏先生，您是不是觉得写杂文苦中有甜呢？

魏明伦：毕竟时代不同了。写杂文虽有风险，决不至于像《燕山夜话》那样置作者于死地。九十年代初，杂文有个“冷冻期”，我只得保持沉默。等到稍有解冻，我的杂文瘾又发了，“屡教不改”。写出《威海忧思》、《蓬莱乌托邦》、《小鬼补白》、《帅才不及帝王术》等一批较有影响的杂文。以《巴山鬼话》为总题，结集出版。在深圳“优秀文稿竞价会”上拍卖成功。以后继续充实篇幅，增加《小燕子现象》、《工人群众等于几》、《劝君少刺秦始皇》、《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等一批杂文，多次再版长销。其中一种版本在一年之内加印五次。各种版本总印数超过十万册。承蒙广大读者厚爱拙作杂文，我确实感到苦中有甜。正如四川歇后语：黄连树根作洞箫——苦中寻乐了。

记者：您的杂文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上乘。以《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毛病吟》、《半遮的魅力》、《小鬼补白》为代表的经典作，丰富了当代杂文史画廊。不仅题材别致，内涵深厚，艺术性也很突出。特别是杂文中化进戏剧性因素，在杂文名家中，您的文风

独树一帜。请谈一谈您的文笔个性吧。

魏明伦：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曾经评说我的《潘金莲》是用杂文手法写的戏剧，而我的《巴山鬼话》是用戏剧手法写的杂文。柏杨这两句话说到位了。我一贯认为杂文是文学，是艺术。不仅需要胆识，还需要学养，需要文采；更高的追求是构成自家独特的文笔。我的文笔特征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结合，文言与白话结合，散文与骈文结合，逻辑与形象结合，大雅与大俗结合……这里单说引戏入文吧。我借鉴戏剧性结构，获取蒙太奇效果。开篇凤头，中段熊腰，结局豹尾。设伏笔，布悬念，密针线，抖包袱，掀高潮，炼警句。警句重要，吸取戏剧台词唱腔威力，一腔定太平，声震屋瓦，又余音绕梁，回味无穷。我的杂文里不仅有戏味，且有川味，麻辣味。有厚黑教主李宗吾的佯狂味，有谐联大师刘师亮的反讽味，有川剧名丑周企何的书卷味，有谐剧之父王永梭的江湖味……例如《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就蕴含了川剧《晏婴说楚》、《花子骂相》、《张松讽曹》的嘻笑怒骂韵味。但我有变革，溶进了鲁迅式的曲笔。譬如戏里张松骂曹操是直接嘲笑：“赤壁遇周郎，你焦头烂额；华容遇关公，你跪地求饶！”如果我改成杂文，就会反用曲笔赞扬魏武挥鞭：“曹丞相，您在赤壁烧周郎，他焦头烂额；您在华容放关公，他跪地求饶。您老人家光焰无际，万寿无疆！”歌颂之声愈高，讽刺怪味愈长。在《毛病吟》、《雌雄论》、《劝君少刺秦始皇》里，都有类似的橡皮裹钢鞭。我写戏追求三种效果：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移用于杂文，则力求通篇引人入胜，结尾发人深省。我写戏有四个“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戏不抓人死不休，情不动人死不休，理不服人死不休。转用于杂文，精简为两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理不服人死不休。我写戏是苦吟成戏，写杂文也苦吟成文，像写戏那样锤炼。这就决定了我的产量必然不多，也决定了质量必然不低。少而精，自足矣。我写得很苦，读者看着轻松：反之，写得轻松，读者看着叫苦也。

记者：您力主“三独精神”，即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刚才您回答了怎样独特表述（杂文艺术形式），现在请您谈一谈独立思考，独家发现（杂文思想内涵）。

魏明伦：开句玩笑，我是“三反分子”！反思历史，反抗封建，反对专制。还有关注现实，关心民众，关怀妇女。直揭“文革”，直捣腐败，直言时弊。只有通过独立思考，才可能有独家发现。我思考“文革”个人崇拜，发现了“文革”是帝王崇拜！（参看《华灯咏》）我思考“我失骄杨君失柳”，发现了“不是我失骄杨，而是骄杨失我！”（参看《雌雄论》。）我思考“人民公社万岁，一天等于二十年”，发现了“万岁的计时方式，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为基数！”（参看《对联与谏语》）我思考电影《英雄》主题“心怀天下，统一中国”，发现了“天下”是天子的代称！“统一中国”其实就是统治中国！（参看《劝君少刺秦始皇》）我思考“腐败现象”，发现了“腐败只是‘现象’，本质还是好的，所以腐败腐而不败！”（参看《蓉城遇丁聪》）我思考“什么路线是纲，什么斗争是目”？发现了“诸事皆目，吃饭是纲，酒醉饭饱，纲举目张！”（参看骈体碑文《饭店铭》）我思考“和谐社会”，发现了“和谐社会者，遥远之理想也；社会不和谐，严酷之现实也！”（参看骈体碑文《法治铭》）我思考清官德政牌坊，发现了两位大人，两位先生。不禁咏叹“对包大人、海大人深深拜倒，惜德先生、赛先生姗姗来迟！”（参看骈体碑文《牌坊赋》）我思考汉代张良功成身退，发现他近似华盛顿。从而再发现“有华盛顿之风范，无美利坚之土壤！”再再发现“过早断裂者，张良之良种也；周而复始者，刘邦之邦本也！”（参看骈体碑文《纪信广场赋》）顺便说说：近几年来，我写了大量骈体碑文，其中多是杂文、政论。继承《阿房宫赋》、《岳阳楼记》、《讨武曌檄》、《陋室铭》等辞赋骈文优良传统，加以变革，构成具有现代色彩的赋体政论，骈体杂文。最后，我“重点推出”对“盛世”之称的独立思考。我独家发现了初级阶段、转型时期乃是浮华时代！是浮

世。是“乱世之后，浮世之中，盛世之前！”据此，我写出杂文《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请注意：这篇杂文草稿，是我在全国政协文艺教育联组上的正式发言，面对高层领导侃侃而朗诵。领导人当场答复：中央文件，中央报告，没有称盛世，是你们文化界自发提的口号！于是请我把文章改为提案；于是中国新闻社立即报道；于是此文发表、转载、收进集子；于是接受你们《杂文选刊》采访……鄙人拙文此事是“通了天”的！记者、编辑、朋友们：敬请全文照发，用则勿改，改则勿用！！

2008年11月中旬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当代中国大量涌现“盛世”称号！

我未考证此称号起于何时？更考证不出始作俑者是谁？只见传媒传盛世，庆典庆盛世，文艺大唱盛世，史学大讲盛世。大至“两会”报道，小至乡镇宣传。盛世之称，到处可见。

本人自有浅见，冒昧直言于下。

毫无疑问，“文革”是乱世。我们结束了“文革”乱世，功勋卓著。但从乱世到盛世，还有很长的中间地带。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当然成果辉煌；然而，遥望真正的盛世，显然还有一定距离。

何为盛世？首先一条，苍天赐福；风调雨顺，海晏河清。环境少污染，生态很平衡。无大洪灾，无大旱魃，无大地震，无大瘟疫。对比当今现实，大自然没有赐予我们过早称盛世的条件！

何为盛世？起码有两大基本标志：一是满，一是空。什么满？太仓丰满；什么空？监狱空虚。夸张的说法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如实的“指标”是犯罪率空前下降。由于人心相对纯净，所以作奸犯科普遍减少。老百姓皆有安全感，执政者因此敢于大赦天下。这大抵是盛世当之无愧的必要前提。请正视我国现阶段的实况。经济繁荣，有

目共睹，算是“太仓丰满”。但是太仓果实分配悬殊，贫富差如天渊。再问“监狱空虚”否？答案相反，犯罪率空前暴涨，监狱人满为患，这也是有目共睹。“文革”乱世，冤案遍于国中；转型时期，非冤案的犯罪也遍于国中，大小盗贼遍于国中。官场大盗，市井劫贼，两皆繁衍，与日俱增。贫商两极分化，高科技与低人文也在两极分化。几种形态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潜在地激化。盛世人心澹定，浮世人心浮躁。而人心浮躁，物欲横流，既是当代中国的突出病灶，又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弊端。宏观全世界，已进入恐怖主义与反恐白热化的时代。恐怖主义驱动暴力犯罪，拜金主义驱动经济犯罪。寰球风云变幻，危机四伏。国际大环境决定了多事之秋的本世纪初绝非盛世！决定了各国小环境谁也不宜在恐怖主义与反恐白热化的时代自称盛世！

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定位仍是“初级阶段”，这时期的准确称谓应是“转型时期”。先行暴富起来的大款大腕，在十三亿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中国大陆还没有形成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普遍的中产阶级。以农民、下岗工人、一般工薪族、打工者、无业者、无产者为主干的弱势群体，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新的万里长征虽已走完几段重要里程，但离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尚远矣。任重道远，居安思危。过早称盛，恐不利于全民增强忧患意识吧！

联想中国历史上元末明初一段名言。当朱元璋羽毛已丰，踌躇满志之时，谋士朱升及时提醒朱元璋，将直谏概括为三句话，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明智的朱元璋立即采纳了朱升的直谏。后来，毛泽东所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即从朱升的名言点化而出。

如今，我认真参政，直言议政。相信成果辉煌而又保持清醒的当代中华英杰能够参考以下三句话九个字——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2004年5月

蓉城遇丁聪

——《鼠年笔记》之一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普照大地，促人朝气蓬勃，容光焕发。我用罢早餐，上午无事，呆在招待所客房里，正好补写笔记。

今年我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应召上成都参加表彰大会。4月29日下午到达，住总工会招待所。偶然在服务台看到刚上市的《成都晚报》，副刊报道丁聪正在成都办画展，报端选载丁聪所作文化人肖像画四幅，最后一个画的是我。四幅画像都取于《我画你写》集子，那是丁聪夫人沈峻策划编辑，将丁老历年所绘文化名人的肖像画搜集起来，选了八十幅，印成一册。八十位“像主”大部分是丁老的朋友，“像主”之间也互有交情。大家动笔自题画像，彼此描述几句，说说笑笑，妙趣横生。“像主”以作家、画家占多，也有少数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翻译家、音乐家、舞蹈家、电影表演艺术家。诞辰最早的是鲁迅，年龄最小的是铁凝。我也算是小字辈，有幸叨陪末座。八十位“像主”之中，有四位是川籍老乡：郭老、巴老、刘心武和我，至今还在四川工作的只有我一人。这次丁聪画展在蓉城举办，《成都晚报》编者选登冰心、巴金、沈从文三位文学大师画像之后，搭上我这个晚辈，分明是老乡爱老乡，把我当作新时期四川作家的代表之一。其实，我在四川作协分会算个老几？几年前批准入会当个普通会员还很费一些周折，现在我都不知道四川作协分会的机关大门是朝哪个方向开。

成都朋友黄光新告诉我，丁老夫妇住在宽巷子小观园宾馆。我马上与丁老通了电话，得知这次画展是北京东坡餐厅老板张达赞助办成。啊！张达，大好人。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担任总撰稿期间，张达与我过从较密。首都一些作家画家朋友常在张达的东坡餐厅